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八十九回 文俊歸家救胞妹 徐艾庵內見盟兄

光緒四年二月間，正在王府說《小五義》，有人專要聽《孝順歌》。餘下自可順口開合，自纂一段添在《小五義》內，另起口調，將柳真人所傳之敬孝焚香說起，曰：「眾人們，焚起香，側耳靜聽。柳真人，有些話，吩咐你們。談甚今，論甚古，都是無益。有件事，最要緊，你們奉行。各自想，你身子，來從何處？那一個，不是你，爹娘所生？你的身，爹娘身，原是一塊。一團肉，一口氣，一點血精。分下來，與了你，成個身子。你如何，兩樣看，隔了一層？且說那，爹和娘，如何養你：□個月，懷著胎，吊膽提心；在腹時，擔荷著，千斤萬兩；臨盆時，受盡了，萬苦千辛；生下來，母親命，一生九死；三年中，懷抱你，樣樣辛勤；冷和暖，飽和饑，不敢失錯；有點病，自埋怨，未曾小心；恨不得，將身子，替你受痛；那一刻，敢鬆手，稍放寬心？顧兒食，顧兒衣，自受凍餓。盼得長，請先生，教讀書文。到成人，請媒妁，定親婚娶。指望你，興家業，光耀門庭。有幾分，像個人，歡天喜地。不長進，自羞愧，暗地淚零。就到死，眼不閉，掛念兒子。這就是，爹和娘，待你心情。看起來，你的身，爹娘枝葉；爹和娘，那身子，是你本根。有性命，有福氣，爹娘培植；有聰明，有能幹，爹娘教成。那一點，那一件，爹娘不管？為什麼，把爹娘，看做別人？你細算，你身子，長了一日；你爹娘，那身體，老了一層。若不是，急急的，趁早孝養，那時節，爹娘死，追悔不能。」「可歎的，世上人，全不省悟。只緣他，婚配他，恰似當行。卻不想，鳥反哺，羔羊跪乳。你是人，倒不及，走獸飛禽。不孝處，也盡多，我難細述。且把那，眼前的，指與你聽。你爹娘，要東西，什麼要緊？偏吝惜，不肯送，財重親輕。你爹娘，要辦事，什麼難做？偏推諉，不肯去，只說不能。你見了，富貴人，百般奉承。就罵你，就打你，也像甘心。你爹娘，罵一句，門口回舌；你爹娘，打一下，怒眼瞪睛。只愛你，妻與妾，如花似玉；只愛你，兒和女，似寶如珍。要妾亡，兒女死，肝腸哭斷；爹娘死，沒眼淚，哭也不真。這樣人，何不把，兒女妻妾，並富貴，與爹娘，比較一論。天不容，地不載，生遭刑禍；到死時，坐地獄，受盡極刑。鋸來解，火來燒，磨搗碓搗；罰變禽，罰變獸，難轉人身。

我勸你，快快孝，許多好處。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鬼敬神欽。在生時，人稱贊，官來旋獎，發大財，享大壽，又有兒孫；到死時，童男女，持旛擁蓋，接你去，閻羅王，也要出迎。功行大，便可得，成仙成佛；功行小，再轉世，祿位高升。勸你們，孝爹娘，只有兩件。這兩件，也不是，難做難行。第一件，要安你，爹娘心意；第二件，要養你，爹娘老身。做好人，行好事，休要惹禍；教妻妾，教兒女，家道興隆上面的，祖父母，一般孝養；下邊的，小弟兄，好生看成。你爹娘，在一日，寬懷一日；吃口水，吃口飯，也是歡心。盡力量，盡家私，不使凍餓；扶出入，扶坐立，莫使孤伶。有呼喚，一聽得，連忙答應；有吩咐，話一完，即便起身。倘爹娘，有不是，婉轉細說；莫粗言，莫盛氣，激惱雙親。好親戚，好朋友，請來勸解。你爹娘，自悔悟，轉意回心。到不幸，爹娘老，百年歸世；好棺木，好衣被，堅固墳塋。盡心力，圖永久，不必好看。只哀痛，這一生，何處追尋？遇時節，遇亡辰，以禮祭奠；痛爹娘，永去了，不見回程。這都是，為人子，孝順的事。切莫把，我的話，漠不關心。

「歎世人，不孝的，有個通病：說爹娘，不愛我，孝也無情。這句話，便差了，解說不去。你如何，與爹娘，較論輸贏？譬如那，天生的，一莖茅草，春雨潤，秋霜打，誰敢怨嗔？爹娘養，就要殺，也該順受。天下無，不是的，父親母親。人愚蠢，也知道，敬神敬佛。那曉得，你爹娘，就是尊神。敬得他，仙佛們，方才歡喜。虛空中，保佑你，福祿加增。你有兒，要他孝，須做榜樣。孝報孝，逆報逆，點滴歸根。」

《訓女孝歌》：「宏教真君曰：婦女們，最愛聽，談今論古；又有的，最愛聽，說鬼道神。我今日，有一段，極大故事。細講來，與你們，各各聽聞。我本是，一棵樹，長條細葉。是當初，天和地，精氣生成。這地下，植立起，一棵柳樹；那天上，高懸著，一個柳星。過了個，幾萬年，凝神聚氣；到唐朝，得遇見，孚佑帝君。我帝君，憐念我，誠心學道。就把我，度脫去，做個仙人。一棵樹，如何有，這樣造化？只緣我，心性靈，不昧本根。我無父，又無母，將誰孝養？早朝天，晚拜地，報答深恩。心思專，志向定，奉持原本。全憑我，一點誠，動了聖神。有師傅，我就當，嚴父慈母。幾千年，力孝敬，無點懈心。成仙後，師傅教，多積功果。只要你，勸世人，孝奉雙親。有一人，能盡孝，將他度脫。不論男，不論女，許做仙人。我勸了，男和女，幾千百個。都現在，蓬萊裡，快樂長春。讀書人，也有的，高官顯職。女人們，都做了，一品夫人。我做下，勸孝的，這些功果。所以得，受封個，宏教真君。到而今，奉帝敕，宣揚大化。降鸞筆，演訂就，一部《孝經》。

「讀書人，明白的，講求奧旨；俗人們，也有歌，唱與他聽。只有你，婦女們，未曾專訓。說起來，你們想，最好傷情。你雖然，是一個，女人身子。你爹娘，養育你，一樣苦辛。懷著胎，在腹中，誰辨男女？臨盆時，一般樣，受痛挨疼。懷抱你，何曾說，女不要緊。乳哺你，何曾的，減卻一分。莫說你，女人家，無力孝養。你爹娘，待女兒，更費苦心。替梳頭，替纏腳，不辭瑣碎；教茶飯，教針指，多少慇懃。嚴肅些，又念你，不久是客；嬌養些，又怕你，嫁後受瞋。離一刻，恐怕你，閨房失事；缺一件，恐怕你，暗地多心。選高郎，要才貌，與你匹配；選門戶，看家資，恐你受貧。聘定過，便思量，如何陪嫁；到婚期，盡力量，總不嫌心。捨不得，留不住，好生難過；割肝腸，含眼淚，送你出門。到人家，夫婦和，公婆歡喜。你爹娘，臉面上，許多光榮。有些錯，一聽見，自生煩惱。又增添，一世的，不了憂心。

「你生來，嫁誰家，都是定數。你如何，不遂意，便怨雙親？好過日，便說是，你的命好；難度日，罵爹娘，瞎了眼睛。待公婆，說他是，別人父母；待爹娘，又說我，已嫁出門。倒是你，女人家，兩不著地。把孝字，推乾淨，全不黏心。那曉得，女人家，兩層父母。都要你，盡孝順，至敬至誠。你身子，前半世，爹娘養育；後半世，靠丈夫，過活終身。你公婆，養丈夫，就如養你。天排定，夫與妻，只算一人。你原是，公婆的，兒子媳婦；卻將你，寄娘家，生長成人。嫁過來，方才是，人歸本宅。這公婆，正是你，養命雙親。既行茶，交過禮，多少費用。請媒妁，待賓客，幾番辛勤。愛兒子，愛媳婦，無分輕重。原望你，夫和婦，供養老身。為甚的，好兒郎，本是孝敬；娶了你，把爹娘，疏了一層？縱不是，你言語，離他骨肉；也緣他，鍾愛你，志氣昏沈。你就該，向丈夫，將言細說；公與婆，娶我來，輔相夫君。第一件，為的是，幫你奉養；你如何，反因我，缺了孝心？這才是，婦人們，當說的話；這才是，愛丈夫，相助為人。為什麼，乘著勢，大家怠玩。漸漸的，把公婆，不放在心。他兒子，掙得錢，你偏藏起。私自穿，私自吃，不令知聞。怕公婆，得些去，與了姑子；怕公婆，得些去，伯叔平分。只說你，肯把家，為向男子。那知道，你便是，起禍妖精。薄待了，公與婆，一絲半粒；你夫婦，現成福，減了幾成。受窮苦，受病痛，由你唆出；犯王法，絕子嗣，是你撮成。你看那，廟中的，拔舌地獄；多半是，婦女們，受這苦刑。更有的，放潑賴，脅制男子；使公婆，每日裡，不得安停。公婆罵，才一句，就還□句；打一下，你便要，溺水懸繩。這樣人，自盡了，陰司受罪。就不死，也必定，命喪雷霆。

「我勸你，閨女們，聽從父母。說一件，依一件，莫逞性情。起要早，睡要晚，伺候父母。奉茶水，聽使喚，時時盡心。在家中，無多日，還不愛敬；到那時，嫁出去，追悔不能。我勸你，媳婦們，認清題目。方才說，你原是，公婆家人。你丈夫，常在外，做他生理。公婆老，要望你，替他奉承。年老人，飯不多，菜要可口。舊衣服，勤漿洗，補綴停勻。莫聽信，俗人說，不見公面。為兒媳，當他女，不比別人。不時的，茶和湯，親手奉上。難走動，又何妨，扶起行行。有東西，買進來，思量養老。向公婆，送過去，不得稍停。只要你，公與婆，心中歡喜；那管他，接過去，送與何人。敬伯叔，愛姑娘，和睦妯娌。公婆喜，這媳婦，光我門庭。孝公婆，你爹娘，也是歡喜。這便是，嫁出來，還孝生身。況且你，替丈夫，孝順父母；你丈夫，也敬奉，丈母丈人。況且你，盡了孝，作下榜樣；你兒媳，也學著，孝順你們。說不盡，婦女們，孝順的事。望你們，照這樣，體貼奉行。

「昨日裡，《女孝經》，才演一半；那喜氣，就傳到，南海觀音。宣我去，獎賞了，加個佛號；又教把，菩薩事，勸化你們。

這菩薩，原做過，妙莊王女。生下來，便曉得，立意修行。菩薩父，見女兒，一心好道；百般的，教導他，要做俗人。誰知道，我菩薩，心堅似鐵。只思想，一得道，度脫雙親。到後來，父王病，□分沉重。我菩薩，日共夜，備極辛勤。叩天地，禱神明，不惜身體。因此上，感動了，玉帝天尊。霎時間，坐蓮台，金光照耀。居普陀，施法力，億萬化身。千隻眼，廣照著，□方三界；千隻手，掌握著，日月星辰。佛門中，這菩薩，神通廣大。歷萬古，發慈悲，救度世人。有婦女，能行孝，不消禮懺。到老去，便許他，進得佛門。豈不是，極簡便，一件好事。勸你們，莫錯過，這樣良因。」

詩曰：

孝義由來世所欽，同心兄妹善承親。

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且說尼姑明知不是芸生的對手，除非智取不行。在他的西北房後，有一個陷坑，坑的上面暗有他的記認。芸生可那裡知道，自可就飄身下房，正墜落坑中。大行家要是從高處往低處一摔，會找那個落勁，不能摔個頭破血出。慢慢往起再爬，爬起往上再躡，那就費了事。這一摔下去，一挺身，一跺腳，自己就可以躡將上來。芸生撿刀往上一躍，腳站坑沿，早讓碧目神鷹一把揪住底下一腿，大爺躡上來腳尚且未穩，教人揪住一腿，焉有不倒之理？鐵頭獅子過來擺刀就剝。芸生明知是死，把雙睛一閉。等了半天沒事，睜眼一看，原來是被尼姑攔住。妙修說：「別殺他，我還有話問他呢。」瞧著芸生道：「你這個東西，敢情這麼扎手哪。咱們這個事情，多一半是鬧個陰錯陽差。那個高相公，多一半是讓你給結果了罷？」隨說著話，碧目神鷹就把芸生倒絡了二臂。芸生說：「我並不知什麼高相公不高相公，一概不知。」鐵頭獅子問尼姑，倒是怎麼件事情。尼姑就把焦小姐與高相公始末原由的事說了一遍。施守志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就一同去瞧瞧去。」尼姑吩咐把陷坑蓋好，將芸生四馬倒攢蹄捆上，抗將起來，直奔西院。

叫人掌起燈火來，一找那個姑娘，不知去向。前前後後各處搜尋，並沒影。復又進樓，拿著燈籠，奔到護梯，見高相公被殺死，屍腔橫躺在護梯之上。淫尼又覺著心疼，又覺著害怕。怕的是人命關天，又得驚官動府。再說，他的從人明明把他送在廟中，明天早晨還要來接人。「有了，我先把他埋在後院，明早從人來按時節，我就說他早晨已然出去了。這焦玉姐的事不好辦，人家明知上廟求乩，人家要問我，何言答對？人家是女流，又不能說他自己走了。有了，我問問這個相公。」「可是相公，你貴姓？」芸生說：「我既然被捉，速求一死，何必多言。」尼姑說：「難道說你不敢說你的名姓？你那心眼兒放寬著點，且不殺你哪。到底姓什麼？我也好稱呼你。」芸生說：「某家姓白。」尼姑說：「白相公，你到底是怎麼件事？這個高相公是你殺的不是？焦小姐你知道下落不知？你只管說出，我絕不殺害於你。」芸生說：「你既然這樣，我實對你說。」

我在酒樓吃酒，旁邊有人告訴我，焦家姑娘，高家的相公，被你這尼姑用計，要污染人家的姑娘。我實實不平，要救這個姑娘。正要廟前觀看地勢，晚間再來，不料被你將我誑進廟來，假說瞧亂，將我鎖在西院之內。晚間我正要躡牆出來，有一個人影兒一晃，我就跟將下去。你們在屋中說話，連那個人帶我俱都聽的明白。你送那個姓高的上樓，他隨後就跟進去了。我在外邊看著，你帶著那姑娘，看看的臨近，他就把姓高的殺了。

你上樓的時節，他可就躡下樓來了，他過去就背那個姑娘。我以為他也不是好人，原來他是姑娘的哥哥，叫焦文俊，他把他妹子背著回家去了。」尼姑一聽，怔了半天：「焦文俊這孩子，怎麼就會練了這一身的本事？這可也就奇怪了。」

書中暗交。原來這個焦文俊自□五歲離家出去，又沒帶錢，遇見南方三老的一個小師弟。這三老，一位是古稀左耳，一位是倉九公，一位是苗九錫。這是南方三老。倉九公有個師弟，外號人稱神行無影，叫谷雲飛。他見著焦文俊，就收文俊作了個徒弟。五年的工夫，練了一身出色的本事。尋常在他師傅眼前，說他是怎麼樣的孝心，不在家中，怎麼不能盡孝，時時刻刻怎麼樣惦念老娘，他師傅才打發他回來。給了他二百兩銀子，叫他到家看看，仍然還叫他回去，工夫還未成。可巧這日到家，正遇見他的老娘染病，見妹子又沒在家裡，母子見面大哭。問他妹子的原由，老娘就把扶乩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他有些個不信，就換了衣裳，晚間直奔尼姑庵來了。到了廟中，就遇見這個事情。他起先以為芸生不是好人，嗣後來方知芸生是好人，並未答話，就把他妹子救回去了。

單提的是廟中之事。芸生說出這段事情，尼姑倒覺著害怕，就讓兩個賊人幫著她，把高相公的屍首埋在後院，到了次日再議論怎麼個辦法。他單把芸生幽囚在西院，是死也不放。芸生吃喝等項，是一概不短，全是他給預備。芸生那是什麼樣的英雄，一味淨是求死。

光陰荏苒，一晃就是好幾天的工夫。芸生實在出於無奈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這日晚間，又預備晚飯，尼姑也在那裡，隨即說：「就在今日晚間，可要再不從，就說不得了，可就要結果了你的性命。」芸生仍是低著頭，一語不發。又叫小尼姑從新添換菜，要與白大爺同桌而喝。白大爺那肯與他同飲？小尼姑端來的各樣菜蔬，復又擺好。尼姑把酒斟上，說道：「白相公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癡迷不省悟？我為你把高相公的性命斷送了，我都沒有工夫與他報仇去。他家下人來找了幾次，我就推諉說不知道他那裡去了。人家焦家姑娘教人救回去。人家吃了這麼一個虧，怎為不肯聲張此事？早晚必是有禍你我。咱們兩個人是前世宿緣，我這樣央求於你，你就連一點惻隱之心盡都沒有？可見你這個人心比鐵還堅，世間可也真就少有。」芸生說：「哇！胡言亂語。休在你公於爺跟前絮絮叨叨，你公子爺豈肯與你淫尼作這苟且之事！」尼姑一聽，氣往上一壯，說：「你這廝好不達時務！」將要往前湊，就聽外邊說：「好淫尼！還不出來受死，等到何時！」尼姑一聽，就知道事情不好，又不準知道外頭有多少人。一著急，把後邊窗戶一踹，就逃躡去了。

山西雁徐良和小義士艾虎，來了半天的工夫，淨聽著芸生大爺到底怎樣。聽了半天，真是一點劣跡也是沒有。外邊二人暗暗誇獎，也不枉這一拜之情。早把小尼姑嚇的鑽入牀底下去了。徐良、艾虎躡入屋中，先過來與大爺解了綁，攙起。芸生溜了一溜，自己覺著臉上有個發燒。艾虎他們也顧不得行禮，先拿這個淫尼要緊。芸生也跟著躡將出來。

當時沒有兵器，可巧旁邊立著一個頂門的槓子，芸生抄將起來，一直撲後邊。就見尼姑換短衣襟，同著兩個賊人各持利刃，撲奔前來。當時大家就撞成一處。徐良說：「這個尼姑交給老兄弟了，這幾個交給我。」艾虎點頭，闖將上去。艾虎暗道：「三哥真機靈，他不願意和尼姑交手，讓我和尼姑交手。我淨管應著，我可不合尼姑交手。」隨答應著，他可就奔了碧目神鷹來了。白芸生手中拿了頂門槓，就奔了鐵頭獅子苗錫麟。苗錫麟擺手中刀，就往下剝。芸生這根頂門槓子本來是沉，用平生的膂力，往上一迎，只聽見「鏗啞」一聲，把刀磕飛；往下一拍，「爬噯」一聲，就結果了苗錫麟的性命。尼姑一急，衝著山西雁，「嗖」就是一鏢。徐良說：「哎呀！了不得了！」沒打著。

又說：「老西不白受出家人的東西，來而不往，非為禮也。」「嗖」的一聲，將他那只原鏢照樣打回，把尼姑嚇了個膽裂魂飛。仗著躲閃的快，倘若不然，也就讓自己的原鏢結果了自己的性命。原來是尼姑打徐良，教徐良接住，復又打將回來。尼姑就沒有心腸動手了，舉刀就剝。兩個人繞了兩三個彎，不提防讓徐良的刀剝在他的刀上，「噲啞」一聲，削為兩段；「鏗啞」，刀頭墜地。尼姑轉身就跑，徐良就追。越過房去，徐良跟著到了後坡，往下一躡，墜落坑中。尼姑搬大石頭就砸，「爬噯」一聲，砸了個腦漿迸裂。要知端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